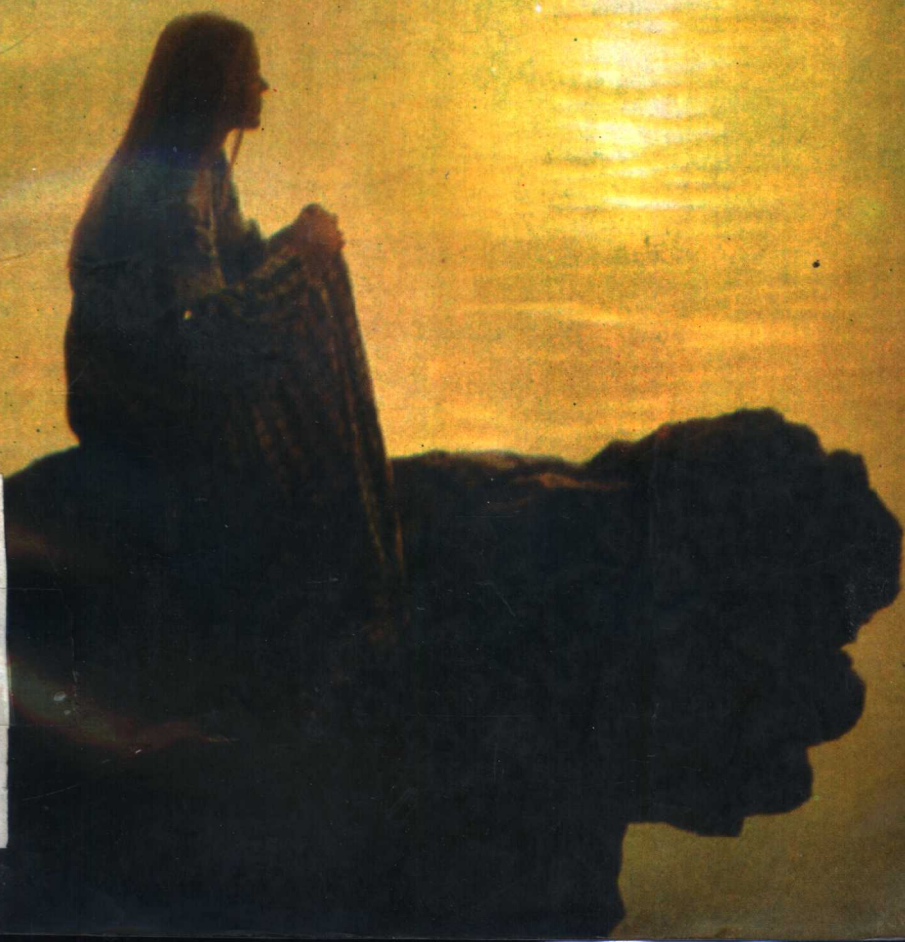


不肯失落的性别

●《纪实奇观》丛书

●陆星儿 著





不肯失落的性别

●《纪实奇观》丛书

●陆星儿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05号

不肯失落的性别

陆星儿 著

责任编辑: 崔卓力

封面设计: 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

850 × 1168毫米32开本 8.125 印张 2 插页
180000字
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8000册 定价: 5.40元

目 录

- 1: “超级妇女” (1)
- 2: 不肯失落的性别 (42)
- 3: 多好的名字——杨子 (54)
- 4: 我认识的史蜀君 (66)
- 5: 容易错位的印象 (89)
——记世界女子柔道冠军高凤莲
- 6: 基地的基地 (95)
——访几位军人之妻
- 7: 千丝万线织锦绣 (108)
——记南翔特种制线厂女厂长
- 8: 女律师的故事 (117)
- 9: 动人心弦的爱意 (164)
——和李琦医生女儿交谈录
- 10: 被外商雇佣的中国小姐 (175)
- 11: 不洁的女人 (185)
- 12: 女教师和工读女生 (211)
- 13: “梦”的系列 (243)
——妇女教养所采访录

男人，女人，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这个世界。但变化的社会，诞生着一批批变化的中国妇女——

“超级妇女”

从一开始，有人就劝告，关于“电子一条街”的报告、消息，各类报刊连篇累牍了，何必也去凑热闹？！我却执着。每天从劲松奔波中关村，绕着圈横贯全城地换乘35路、52路、320路，虽颇费周折，但兴致勃勃。也许，关于“硅谷”，关于“3t以太网系统”，关于“微机电脑”的领域，于我太陌生又太新鲜。也许，关于“改革”，关于“女人”，关于“超级妇女”的命题，于我极贴近又极关注。我决定走访，决定撰写。

从一开始，我便确认，所有对“女强人”的误解，以及种种不言而喻的嘲讽、贬责，仍然是这个不平等的世界对妇女的不恭与苛求。是的，她们表现得能干、强悍，有勇气与命运抗争，有勇气投身改革社会的大潮，有勇气负载起“超级”的责任，是很了不起的。十几天来，听她们娓娓的谈，我细细地体会、探入，看到了含蓄在她们内心深处的魅力，很感人的魅力——是宝贵的精神财富，远比“营业额”、“纯利润”更富有深远的价值。

从一开始，我就听说了在那条“电子街”上，活跃着数千名女工程师、女大学生、女知识青年。不同的年龄层，使她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和才能。但无论作为女人，作为能人，她

们都充满独特的魅力。

而从一开始，我就相信，在实际生活中，她们看上去一定很普通、很平凡。果然如此。

一 总经理的几则日记

这位信通集团公司的总经理，金燕静——这名字很女性，轻盈、文雅。但眼前的金总经理，是高高大大的。她曾是北京女一中学生，做过少先队辅导员，喜欢教书。后来，读北大物理系，又想做一名“中国的居里夫人”。她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习惯记日记至今没间断。在她整洁的办公室里，看到办公桌上放有一本深蓝色硬封面的日记本，它顿时凝聚住我的思绪，有了很多很多的想象……

八六年 ×月 ×日 晴

快到春节了。傍晚召开经理会，研究几项大合同。我还提出春节搞个联欢会，邀请全体职员家属都来参加，我们在走改革的路，除了向社会宣传，还要向家属宣传，没有他们的支持，我们要办好事业很难的。

她旋上笔帽。

夜深了。墙上的电子钟“咔嚓，咔嚓”的走动声清晰又急促，好像总在提醒，总在催促。关于合同，关于联欢会，疏忽了什么？还应该考虑些什么？金燕静用手指摁住额头轻轻按摩。紧张了一天，这脑子里仿佛也焊有一个被切割得极精确、极严格的齿轮在不停地转动。联欢会的气氛一定要搞得热烈、真诚、欢快。她想。职员们都非常辛苦。白天，面对市场接待、销售；晚上又坐在一起研究问题、策略、发展等等。没有这样一批人同心同德地艰苦创业，一切都难以成功。但不是所有的亲属都

理解、都情愿、都支持。下班晚了，有的吃“闭门羹”，有的没饭吃，有的还被拒绝上床，甚而争执起来，把脸也抓破了……有一天，办公室王主任笑着说，他胃疼，让妻子拿药，妻子绷着脸，冷冷地说，“胃疼？找金燕静去呀！”王主任的笑，深深烙在金燕静心里。她知道，王主任家有两个老人，都在生病，家务负担重……联欢会，一定要把王主任的妻子请来，派车去接！

二楼会议厅门框上的玻璃被装饰了，画上一颗颗调皮、活泼的小星星。不大的大厅，环绕着五颜六色的彩带，热情的横幅上写着“欢迎，欢迎你！”

金总经理也打扮得整整齐齐，烫得挺挺的西服，衬着银灰色的毛衣，素雅端庄。所有信通的人和信通的亲属济济一堂，像个大家庭聚会在一起，亲亲热热。金燕静代表董事会向大家拜年，把公司的现状、发展介绍给大家，她语调柔和又恳切：“……我们像孩子学走路，需要大家有所扶持，有所牺牲。我们是在摸索着干，面临很多困难……我们在公司紧张了一天，回到家，你们哪怕能给我们热口饭，给我们一个笑脸，都是对我们极大的安慰……”

会议厅鸦雀无声。接着，一阵经久的掌声。有人哭了，感动、内疚、振奋，纠合着化成一片泪水，淌出来便舒畅了，还有了一种隐隐的自豪。

“以后，这成了我们公司的制度，每年春节，我们都要让信通的亲属来公司聚一聚。”金燕静告诉我。

我也听说，信通近百职员过生日时，都能收到公司庆贺的蛋糕和深情的祝愿：“快乐”，“幸福”，“进步”，“向上”，“努力”，“奋发”。我想，在金燕静生日的那天，职员们给予她的祝愿又是什么呢？

八七年 ×月 ×日

上午，所里的几位工程师带着项目来谈，CAD 设备的开发的确有价值，很希望他们能来我们公司一起干。过去搞技术，不希望别人超过自己，这很正常。但管理企业，一定要容纳能人，搞五湖四海。但究竟用什么方式容纳呢？……

金总经理的办公室很简洁，一张办公桌，一排沙发，竖在墙角的一竿铜镡铤衣架上，挂一件藏青色风衣。几位工程师并肩坐在沙发上，金燕静为大家倒好茶。

“我先介绍一下我们信通，由计算所、科仪厂、海淀三家投资。我原先在计算机研究室工作，还兼任学部微机协作组秘书长。那时候，我们手里有 500 多项科技成果，迫切需要有个经济实体进行开发。这样，就有了信通公司。”金燕静谈得简明、朴实。

“我们都了解过。”一位工程师说，“在这条电子街上，我们转了好几天了……”

“其他几家大公司都去了？”金燕静含着笑问，却不免紧张。一切都在竞争，包括人材。“有些公司规模大，气派也大……”

“的确，我们一开始谈，有位总经理就许愿说，有专车坐。”另一位工程师说。

“我们公司做不到。”金燕静心里凉了半截，但她仍然坦率，谈得磊磊落落，“我是总经理，我也没有专车。我们对公司的职员们讲得很清楚，来公司的第一件事，是走一条道路，办一项事业。我们要求大家境界要高，而不单纯追求高待遇。当然，工作、办事需要，完全可以坐小车，那是为效率，不是讲阔气。我想，我们国家还很穷，就是我们科学院的一些领导，好像也没有专车。”她讲得委婉、真切。

工程师们面面相觑。

“后来怎么样？”我问道。

“几天以后，他们带着项目，全班人马来了。”金燕静欣然地一笑。

“为什么？他们对专车真的不感兴趣？”

“可能是他们感到在信通能得到充分的尊重。有事大家来商量么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”金燕静有些激动，身子离开了椅背，“我主张在公司一切要透明，讲信誉，讲信任，这是最基本的素质。”

我深深吸了口气，只感到坐在这间素静的总经理办公室里，内心也素静了许多。中午，我们就在办公室吃饭，饭盒里是豆芽、肉块，饭盒盖上盛一些糙米饭。金总经理给我泡了杯热茶，她说，她的病照理不该吃肥肉，但她喜欢用馒头夹肉吃。她掰了块冷馒头。

一顿平常的午饭，却很难忘。我的采访本上，清清楚楚记着：1987年，信通纯利润440万。我怀着敬重，又仔细看一眼金总经理，她吃得津津有味。

八七年 ×月 ×日

今天很有意思，找了几个年轻人对话。我说，公司是大家的，靠大家来办，要经常集思广益。真正管理好一个企业，有很多事值得研究。我常想，在全民所有制里，我们这些人，都是国家培养，工资提了，职称定了，房子分了，国也出了，但很多人，还是骂大街，一肚子怨气，怨这怨那，又不知道该怨谁？如果我们的公司也办成这样，那就很危险。我希望每个成员都是企业主人，出了问题，大家不是埋怨，而是敢于承担责任，改了缺点，我们再前进么！

金总经理要和年轻人对话，这“安民告示”使公司所有的青年感到兴奋。会议厅里，摆了一圈折叠椅，愿意来的，能够来的，都来了，气氛热腾腾的，谁都无拘无束。

“金老师，我认为应该轮流当经理。”有个男青年说。

“为什么提出这种想法？”金燕静感兴趣地反问。

“给每个人机会，都试验试验么。”

“那也得考虑怎么个弄法。”金燕静不轻易否定任何一种意见，“你提出这个想法，是不是认为现在公司的聘任制，民主色彩差一点？”

“对了，对了！”几个青年异口同声。

“我最近是在考虑，要搞一次对各级经理的民意评定，分几个方面：管理素质，技术水平，对用户的态度，经营方法等等。让大家来鉴定、监督，对每个人都会很震动。”金燕静把自己正酝酿的想法交给了年轻人。

反响强烈。大家拥护赞同，使金燕静确定了自己的设想。

“还有，金老师，我们公司应该搞公开招聘。”一个女青年提议。

“公开招聘，有好的一面，人材集中。”金燕静也谈出自己的顾虑，“但另一方面，这对人的了解毕竟不深不透。”她笑了笑，“这意见，我们再考虑。”

不久，金总经理告诉公司的年轻人，“我们接受意见，公开招聘。”

信通的招聘，立刻吸引了许多大学生、研究生，他们有学理工的，学企业管理的，学财贸经济的，还有自学成材的，等等，招39人。报名者达600多人。

“考核情况怎么样？”我想象那特殊的“考场”，一定别开生

面。

“他们中，有些人素质相当好。我特别欣赏那种学理工又学企业管理的学生，看问题有宏观和微观的结合，比较全面。我和他们谈了很多问题，他们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比如，我谈到服务制，他们很快给我送来了论文，但有些更具体的问题，他们也说不太清楚。我想，他们到公司以后，除了做些微观的工作，还可以结合实践研究客观规律，研究我们国家在目前改革状况下经济发展的特征。改革，还是缺乏指导性的理论。我真希望他们能补充我们的不足。”金燕静的目光里含着不常外露的激情，“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感到知识的贫乏。”

听着，记着，我只感到深深的惭愧。十年前，金燕静正是我现在的年纪，一边做着计算机研究室的主任，一边不脱产地参加口语学习，还不肯放弃搞课题，经常把小录音机用绳子绑在身上，一边做饭，一边收听。

“一开始，尽得2分，苦得要命，我简直恨死自己了，怎么那么笨。有人说，多吃巧克力补脑……”金燕静没再说下去。

那时候，哪有条件吃巧克力？她有三个孩子，还有患了癌症的婆婆……实在太累了，金燕静的双眼得了色素膜炎，眼球的晶体上，出现大块大块的黑斑，医生说，十有八九要失明。

“我心里很难过，想哭。一切都完了？文化大革命刚过去，很多事情还得做呢！但我不甘心！看中医、服西药、做气功、天天热敷。”金燕静不由地摸摸她那双很大很亮的眼睛。

一年，眼睛治愈了，医生都觉得奇怪。半年的口语班，坚持下来也太有用了，去英国工作两个月，没有翻译，金燕静居然完全适应。

金总经理又被人叫出去，采访被打断。我站起来活动活动，看到她办公桌上正翻开着一本书，美国出版的：《高技术公司的

市场销售策略》。

八七年 ×月 ×日

赠送仪式很隆重，北京市和国家科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。这套城市交通管理系统，我们用发放的信通开发基金支持他们坚持搞成的，送给海淀区试用，真希望尽快看到结果，尽快推广，能为国家节省多少外汇？

结果呢？

海淀区很支持，很快建立了中央控制台，北京市委也拨款四十万。但是，由于个别领导反对，安装被拖延着。而同时，一套用 200 万美元引进的系统，投入施工。

金燕静很气愤，在一次会议上，向一位有关领导质问，“为什么我们白送成果，你们都不要？！”她实在感到痛心，几十万资金投进了，连社会效益都没有，还有多少科技人员付出了多么艰苦的劳动？后来，杭州市想安装这套交通管理系统，由公安局、科研所联合召开会议，请了很多教授，金燕静亲自到会，详细介绍了那套系统……

“也没结果？”我提着心问。

金燕静摇摇头。

“又是哪个领导反对？”

“最近听说，那个部的领导人肯定了我们这套系统。宋健同志也看了这套系统说，为什么不支持？要是早知道，我不会批 200 万美元去买外国的。”金燕静很感慨，“其实，他们引进那套系统，受够了洋气，黑盒子里的软件，人家根本不给干。他们来看了我们这套系统才承认，收益很大。”

由这套交通管理系统的遭遇谈开去，金燕静的神情变忧虑

了，“我们国家是个科技的强国，我们有这么多知识分子，随便一个人出国，都能干出成果，为什么很多人就是发挥不了作用？不值得想想吗？！”

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我的小录音机静悄悄地旋转着，磁带上留下了很长的一段空白。

八八年 4月 12日

上午接待《十月》编辑部邀请来采访的一位女同志，谈了两个多小时……

金燕静说，“今天接待你，我也要写到日记里。”

我说，“很感谢，你给了我两个多小时。”

下午三点，她要去院部汇报有关公司建立股份制的一些章程。

“这件事，我在心里酝酿了一年多了。”金燕静很匆忙又很兴奋地谈及了她的设想，“我们集团公司要有这么多股，全民股，企业股，还有个人股。公司的每个人，都可以是公司的股东、投资者。我们还准备，把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大家的股，不单纯用来发奖金。一是奖金税高；二是钱发出去了，增加消费资金。我们替大家买了股，等于再投资，共同发展公司的事业。实行内部股份化，有利于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，都来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。

“还有什么设想？金经理，再谈谈吧。”我也激动起来了。

“过去，我们公司只在计算机运用领域里开展，比如，计算机辅助设计，办公室自动化，图象处理等等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要实行多元化，多方位发展。最近，成立了地质综合研究所，搞地质综合咨询。又正在搞卫星技术工程部，生物工程及科学仪器工程部。我们还要向乡镇企业渗透，他们有地，有劳动力，

我们出技术，共同搞开发区。事业发展得很快，我们在深圳、东山岛和很多沿海内地城市里有了分公司。”金燕静如数家珍，这时才稍稍喜形于色。

我看看墙上的钟，快两点了，不能再占用她的时间了。她告诉我，以后几天的日程都排满了，四月十五日要回北大，给大学生们谈谈信通的企业文化及社会对人材的需要。

“有讲稿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笑了，“你不是来写女同志吗？我只有在‘三八’妇女节那天，才想到自己是女同志。”

“不过，到了信通，我处处能感觉到这里是出色的女经理在管理的企业。”我也笑笑，“信通有信通的风格。”

“是么？”她的目光里突然闪过女孩子一般天真又灿烂的笑意。

很可惜，我的录音机没法记下这动人的笑。但我在心里记住了，印象深刻地记住了。

二 一次偶然的曝光

她给我一张名片，相当神气的头衔：北京四通集团公司财务审计部部长。但简历却平平常常：54年生，70年初中毕业去插队，回城后站八年柜台，边做着出纳、记帐员、会计。接着，又去中心店、公司当主管会计。“一层层地做会计，这辈子大概不会改行了”——在《四通人》报上，她有过一次自我曝光。

和她站在一起，我羡慕她比我高出半头的身材，很挺拔。说话笑声朗朗、热情、善聊，还不时冒几句特“格”的议论：“常说女人小心眼儿，其实，在小事上她们小心眼，但在大事上，她们绝对大心眼。”她坦率地告诉我，没结婚，没谈过恋爱，但有十个月，她很胜任、很像样地做着“母亲”……

她叫张延。

就从来“四通”谈起吧。其实，我这个人挺能自得其乐的，插队回来，站柜台，在一个小店儿，十三个人，卖日货，好像也知足，后来，会计要回山东探亲，请十天假，让我帮着干，天天把钱汇总一下，又告诉我支票在哪里，图章在哪里。我想，那还不容易。可那会计，一走不回来，眼看到年底，要出会计报表，我只好自己琢磨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做了，还都做对了。主管会计看了帐特高兴，说我，“啊呀，你真是个干会计的材料。”80年，让我当主管会计，又调到公司当财务科科长。那段时间特顺，入党、当官、长工资，都赶上了。

她欢快地把经历过的“不顺”一笔勾销了。小时候，她相当出色的，戴红领巾，当中队长、班主席，还一心想当个医生。她姑姑是学医的，说她合适，细心又胆大。

碰到大街上轧死个人，我非挤进去看看。我不怕死人，要是活人追我，才怕呢。

可惜，刚上初中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了，成立红卫兵组织，报名、填表都通过了，宣布时，没有她。她父亲是工程师，有大字报，也挨斗了。她天性倔强，对挫折，能挺得住。

就从那以后，我特别现实了，任何事，不到真正让我做，绝不抱一点希望。心也硬了，看电影，看小说，再也不会感动得哭。

毕业分配，全校500多学生陆陆续续都有去处，就剩下她和七八个出身不好的同学，混在一些小偷、流氓等坏学生中，一块儿被当作渣滓，去近郊插队。村里很穷，第一年分红，尽管她干活最猛，但总共才分得八分钱。她给家里写信，故意说得很开心，“我挣钱了，就是信封上的那张邮票。”

不过，那两年，挺锻炼人。现在，让我干什么都不怵，说是房顶漏了，电灯坏了，叽哩咕噜爬上去，甭管怎么捣鼓，肯定能修上。

她考过大学，分数过线了，店里都为她开了欢送会。但最后一关体检，因劳累过度，曾患过的肺结核，又在肺部上弥漫了一块阴影。谁都替她惋惜，妹妹还为她哭了好几次。

我自己挺平静，也不觉得读上大学就真的改变命运了。后来，我读了五年函授，拿到一张文凭，那又怎么样？倒是来“四通”，挺有干头，很多根本的东西在改变。

那是七八年年初，百货公司的二级管理单位要精简，她和科里几个年轻人，开始四处找工作，跑过大机关、小机关，有些表示愿意接收，她却犹豫不决，“没什么意思。”既然有机会活动了，不如动个彻底。很巧，二月八日，看到报上有四通公司招聘财会人员的告示。

我想，试试吧。一个朋友关照我：“把自己说好点儿。”那没问题。我拿了信纸，一气儿写三四篇，把自己说得特好。我说，“来你们四通，决不是没能力，别处不要我了，而是我自己在挑剔、在选择。会计工作，对我来说不在话下。当然，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一套。但我认为，只要我自己定下目标，吃多大苦，我不怕，肯定能达到。我绝对是个出活的好会计！”特“狂”吧？像发表什么宣言，可笑极了。

她那厚厚的信是最后一封报名信。23号赶到“四通”参加考试，还没她的号。随便找张桌子坐下，就“哗哗”发下好几张试卷，要考会计专业、外语、综合知识。她学过日语，考英语只好交白卷。其他的，也答得不理想。坐在几十人的考场里，她心里充满遗憾。在回答“为什么要来‘四通’的问题时，她实实在在地写道：“原先，自我感觉挺好，一考试，真觉得自己

差劲了。我愿意到一个能推动自己往前走的单位，不断进步。”

写归写，我真觉得没戏了。

好多人还劝她：“张延，你中邪了，去那儿干什么？集体的，说倒闭就倒闭，根本没保障。”但那场考试，虽把她考住了，也把她考坚定了。

我相信，在“四通”干一定有意思，工作不会老是那么个圆圈，老在那儿循环。也怪了，我这个人最不容易被刺激，却偏让“四通”给刺激了。

面试那天，她八点半准时到，心里还惦着十点回原单位种树呢。等了半小时，快九点了，才有人来，“你们谁先说？”她“腾”地站起来。主考官是公司财务部部长储忠，天生的大嗓门。

他嗓门大，我也等得一肚子火气。没听他说几句，就提问，“将来职称问题谁管？”“职称问题不是什么问题，今后到一个单位，聘你，你就是；不聘你，你就不是。”我又说，“现在财政局聘的才有权威性，你们四通聘的，谁承认？”储部长口气挺硬，“你就是外头聘了，我四通不承认！”一下子把我卡了。

接着，说到试用期，规定先试用一个月。她又急了，嫌一个月长，还振振有词，“这规定没道理。我要是你的职工，到外面找工作，请一个月假，你同意吗？”反正，不试不能用！”“通融融融，时间短一些行吗？”“不行！”她偏不服，找了公司总会计师，“我用存休十五天来做帐还不行吗？！”总算同意了。

结果，我用三天时间，把给的帐都做了。但心里也没底。见第一面就差点和部长吵起来，大概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冲。

但她很快接到“四通”的聘用书，先去合资公司当会计。后来，她旁敲侧击地问过，“为什么要我，我考得不好，还差点吵架。”总会计师回答，“你挺有个性。公司需要容纳各种各样的人材。”